

回
荡
系
列



天狼夺爱

在黑暗中一次又一次地探求
遥远的银河有我俩相爱的线索.....

子 纹
台湾



天狼奇爱

子纹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晓 涛

封面设计：文 苑

回荡系列

天狼夺爱

(台湾)子 纹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 000

ISBN 7-204-03242-8/1 · 557 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星界——一个边际无垠、被暗夜围绕的墨黑境域。

无数星神、仙灵在这沉寂得宛如连时辰都静止的地方永生存在。

天狼星神伫立危严峻上，手搭银弓雕在箭，屏气凝神，箭尖直指夜空。极目望去是空旷的星，但他似乎又瞄准着不可见的鹄的。

搭在箭上的手修长有力，因使劲的关系，手上的肌肉紧绷着。那是一双坚定果断的手，似乎再困难的事也能迎刃而解。有着与双手同样坚毅的俊脸透着一股森然的专注。

他深邃的黑眸炯炯地凝视着遥远的某一点。

拉满的手指倏地松开，一抹得意在孤傲的脸上——一闪即逝。

银箭飞出，疾如流星，咻咻划过天际，转瞬间融入星夜。

身后突兀地传出掌声，“好厉害的飞龙在天；想不到您已练成以御箭之术。”

策，”天狼没有回音，直盯着夜空说道，“你

天狼奇爱

少冒冒失失地撞出来，若让我的箭伤着了，我可负责。”

“哼！你少瞧不起人，我再怎么不济，可也还射得过你的箭。”天策那唇红齿白的俊秀脸庞尽是被轻视的不快。

然而，他那得天独厚的风流模样，就算是剑眉寒脸，仍不减一丝俊逸倜傥。

天狼笑了，无奈地摇摇头。若论起应付红粉知己的能力，星界里怕是无人能及天星神。但若说到法术，他那奇差的程度还真让人不敢领教。

天策正想开口质问他又笑又摇头到底是何意思，天狼却猝然腾身飞起，凶向一道以迅雷之速朝他射来的绚烂之光。

天狼俐落的翻跃，伸臂截住疾飞而来、泛着闪光的银箭。

接住银箭，天狼轻盈地翻然降落。

血迹！

两人同时盯住箭尖，那儿染着怵目惊心的鲜红。

一滴血珠由箭尖滴落，“啪”的溅在石岩上。那轻微得几乎听不见的声响传入天狼耳中，却宛如轰大巨雷。

天狼脸色大变。天策也敛去玩世不恭的轻狂态。

“我去灵山一趟。”天狼紧握银，瑞飞往三百里的灵山。

狼 夺 爱

2

他无法置信自己竟会犯下这种错误，他御箭瞄准的是灵山中长生树的银叶，怎么会伤了人呢？怎么他一点都没感到银箭射伤人了呢？

细细的汗珠渗出额角，原来自得的瞳眸此时已换上焦灼之火。

一咬牙，天狼催动脚程，只恨不得瞬间转移。

“怎么回事？你倒是解释一下呀……这么不要命的猛赶！”天策狼狈的追上，气喘吁吁的问道。

灵山就近在眼前了。

天狼实在没空多费唇舌解释，他在雪白的长生树下停住，脚步都还来不及站稳，便在树上、树下疯狂搜寻。

“你能不能……行行好，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？”天策抚着胸脯，气喘如牛的倚着树干。他这人一向斯文，从不做这种剧烈运动的。

“这箭上有血，应该有谁受了伤才是。可是我找遍了也没发现其他血迹。”天狼不解地瞧瞧箭尖上的血，抬头望着无任何异样的长生树。

长生树一如往常的闪着银光，晶亮的叶片澄澈得能瞧见脉络，清脆的细碎声声随着轻风扬起。

气息稍定，天策来到天狼身旁，拍拍他的肩安慰道：“这不是更好吗？表示被伤到的人肯定只是小伤，流不了几滴血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天狼可没那么乐观。

天 狼 奇 案

雕龙银箭的威力他最清楚不过。道行弱的仙家若中了这箭，魂飞魄散是可想而知的；道行高的怕也得为去六、七成的功力。

所以他练银箭一向很小心，也从未出岔子。

“别可是、不可是的了。你瞧！这长生树从头到尾不都好端端的吗？连一点血红都寻不常。更何况若你伤了人，人家早业理论了，哪能让你没事的站在这里？”

天狼仍紧蹙双眉。过了半晌才叹气说道：“你说的也有道理。”

如今他也只能这样想了。若果真如此，他还真是走运，否则他还真不知如何向云母交代呢！

这灵山是云母的辖地。当初云母是信得过他，才许他用长生树练箭。他也在云母面前夸下海口，绝对能箭随意转，不会伤及无辜。

“没事，没事的！你少庸人自扰了。咱们回去吧！”他扯着天狼往黑夜另一端的星宿宫飞去。“其实，我今天是有事来找你的。”天策笑道。

“什么事能让你这大忙人专程来找我？”每当天笑得太过谄媚有礼时，他就知道准没好事。

“是这样的，绛虹公主今夜大宴宾客，要你这位稀客无论如何都得赏光。”

“宴会？我没那个心情。”天狼没好气的回着。

两人双双在岩上收势站定。

天狼扭头往他的寝宫疾趋而去，天策不死心的追上

来。

“你心情不好，正可以去散散心嘛！”语毕，不由分说地将天狼扯往绛红公主在东方的琐楼。

“你看看！你就是没事尽摆张酷的脸，难怪连凡间的人都害所你，还认为你是恶星，最好一辈子都别碰上。”

天策率性惯了，总看不惯天狼那不苟言的正经模样，他们可是神仙耶，若过得比凡间百姓还无趣，这神仙封号岂不白？空有一副千年不死之躯，却要他绑手绑脚的不得自在，他可怎么说都不会甘愿的。

“随他们怎么想，我才不在乎呢，若那些凡人硬要将躲不过天灾、人祸推到我头上来，我也无话可说。”天狼不以为意地说着。

“瞧你，说着说着又板起面孔了。不管，今天非得要你笑几声来听听。”

实在拗不过他，天狼只好勉为其难的去露个脸。有时他还真羡慕天策这种随心所欲的洒脱能耐。若天策肯专心一意的锻炼修行，轻而易举就能凌驾他之上。可天策却偏偏什么事放在心上，成天不是和神仙姊姊、神仙妹妹玩乐在一块，就是溜下凡间游戏一场。

☆

☆

☆

十六天后——

天狼好一阵子没练箭了，对于那天发生的蹊跷之

天 狼 夺 爱

事，他始终无法释怀。

闷闷地阖上咒语书，信步走到窗前，他对心中那股惴惴不安的蠢动感到厌烦，却无法摒除这扰人的杂念。

“可恶！”天狼一拳击在窗台上，腕上的红线铜铃随之发出叮咚声。

他修炼至今，位列星神，从未如此心神不宁。

不！他才不信会输给自己心中所产生的魔障呢！他旋踵回到紫昌榻上端坐冥想，一意想命名心念达到空明的清静之域。

一个时辰、两个时辰过去，天狼丝毫没察觉时辰的流动。

房里弥漫着匪灵香的味道，那种结合天地灵气的香味里满他身着墨色云罗衫的挺拔躯体，缓缓地沁入他的心脾，将纠葛的杂念一一化开。

他做到了！

澄明通透的灵魂再次归属于天衫，一无表情的冷然俊脸，宛如是座没有生命迹象的泥塑雕像。

倏然，天狼感觉平稳的气息被介入者搅乱了。一睁眼，一位小僮站在门口。

他好不容易得来的宁静就这么毁了。天狼轻叹口气问道：“有什么事就不能等我静修完再说吗？”

小僮进房，怯怯的禀道：“是星帝有要事召见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你先退下。”天狼斥退小僮，起身披上斗篷，蓦然，一股不祥的预感窜升而起，让他不禁打

天 狼 奇 爱

了个寒颤。

是什么事？天狼的双脚在门槛前停住，想了半晌才跨门而出。

他御风往西北的星殿行去。斗篷迎风飞扬，犹如展翅空中的羽翼。

星殿是座黑曜石砌成的宫殿，它是黑夜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若没有星殿，那星夜交示复存在，众星亦将消失。

天狼御风而行的速度迅捷如划破夜空的流星，但仍费了大半晌才来到星殿前。双脚才一落地，即刻被守卫包围。

等在丈八尺高拱门下的迎宾卫待一闻骚动，赶忙出现解围。

“天狼星宰，星帝正等着呢！快请进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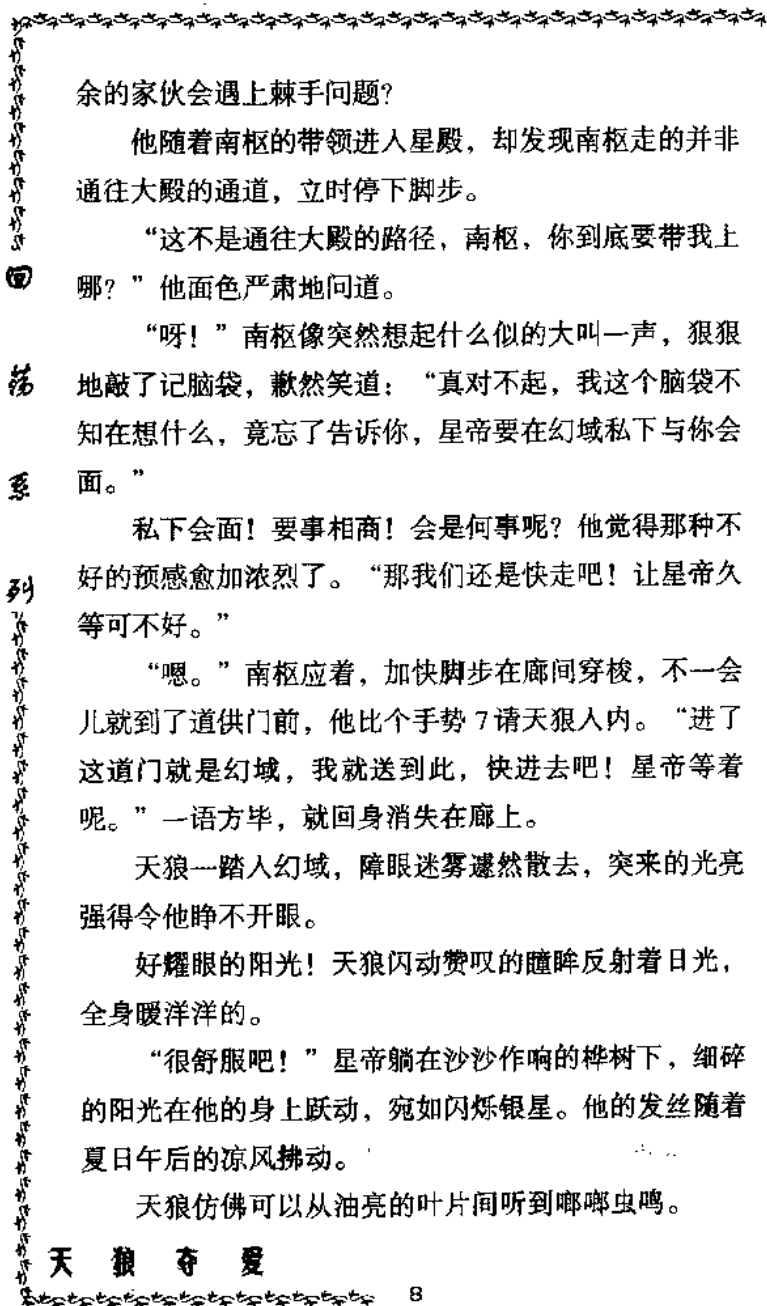
“南枢，星帝是为了何事急着传唤我前来？你清楚吗？”天狼问着这与他颇有交情的迎宝待卫。

其实，星帝的迎待卫就东枢、南枢、西枢、北枢这么四个，且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还未改变过呢！所以即使像天策那般懒忌往星殿走动的人，都不会对他们觉得陌生。

“不知道耶！”南枢吐吐舌头，这动作和他的外表一致，就像个十来岁的小童。“不过脸色不太好，好像有心烦的事。”他调皮地朝天狼眨眨眼，低声说道。

“喔！”天狼有些讶异，那个管理起星界来游刃有余

天狼奇爱



余的家伙会遇上棘手问题？

他随着南枢的带领进入星殿，却发现南枢走的并非通往大殿的通道，立时停下脚步。

“这不是通往大殿的路径，南枢，你到底要带我上哪？”他面色严肃地问道。

“呀！”南枢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大叫一声，狠狠地敲了记脑袋，歉然笑道：“真对不起，我这个脑袋不知在想什么，竟忘了告诉你，星帝要在幻域私下与你会面。”

私下会面！要事相商！会是何事呢？他觉得那种不好的预感愈加浓烈了。“那我们还是快走吧！让星帝久等可不好。”

“嗯。”南枢应着，加快脚步在廊间穿梭，不一会儿就到了道拱门前，他比个手势，请天狼入内。“进了这道门就是幻域，我就送到此，快进去吧！星帝等着呢。”一语方毕，就回身消失在廊上。

天狼一踏入幻域，障眼迷雾遽然散去，突来的光亮强得令他睁不开眼。

好耀眼的阳光！天狼闪动赞叹的瞳眸反射着日光，全身暖洋洋的。

“很舒服吧！”星帝躺在沙沙作响的桦树下，细碎的阳光在他的身上跃动，宛如闪烁银星。他的发丝随着夏日午后的凉风拂动。

天狼仿佛可以从油亮的叶片间听到唧唧虫鸣。

天狼奇爱

“不知星帝找我何事？”天狼不客气的在星帝面前坐下。星界的阶级之分并不严厉，不同地位的人平起平坐是稀松平常之事。

“很美吧？这里。”星帝望着四周，满足地深深吸口气，炯炯有神的黑眸若有深意的盯着天狼，“想不通有这样的日子呢？”

天狼先是一愣，随即警戒地瞧着星帝笑得诡异的嘴角。他定是在打什么歪主意！天狼琢磨了一下才谨慎的回道：“不敢奢望。”

闻言，星帝仰首狂笑。半晌，见天狼寒着脸才慢慢止住笑，朗声说道：“真是的！总无法成功的诱骗你。不过这次可不是诓你喔，而且也容不得你拒绝。”

“我还是不明白。”天狼听得胡涂的，满头雾水。

“算了！看你还么可怜，我就直截了当的说了。”星帝同情的天狼一眼，“记得十六天前你射往灵山的箭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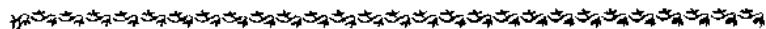
天狼胸口一悸，点头答道：“记得。”

“十六天前，你在黑岩射出的雕龙银箭射死了云母钟爱的幼女青雩仙子。仙子死后，魂魄投胎到凡间；如今她遇上点麻烦，云母要你去保护、照顾青雩仙子。”星帝的一番话犹如青天霹雳，天狼呆若木鸡。

他就知道那不祥的预感绝非无端。可……他没想到会是云母的爱女。天！他到底做了什么？

“可是那天……长生树下明明什么都没有，而且为

天 狼 夺 爱



天狼奇爱

什么云母现在才来做这样的要求？为什么？”天狼激动的揪着星帝的衣襟。

“喂，你先好好听我说嘛！”星帝很惊讶。想不到天狼的冷静面具竟会掉落。

④

难道真如云母所说的，银箭改变了天狼和青雩仙子的宿命，他们抖互相牵引？

荡

“好，你说。”惊觉自己失控，天狼松开星帝，强制自己冷静下来。“这件事我要知道得一清二楚，否则我不服。”

系

星帝叹口气，他能明白天狼眼中那种怨怼，这对天狼来说无异是飞来横祸。

列

“在劫难逃！”星帝摇摇头，面色凝重地说道，“你知道的，即便我们列仙、神，也有在宿命里逃脱不掉的劫难。”

天狼领首，这一点他们与心人无异。

“十六天前是青雩仙子的大劫，雩母严厉警告过好几次，她却把警告当成耳边风。那天，云母明明将她锁在房里，可不知怎么却让她溜了出去，也不知她为何去爬长生树，结果——你的银箭完成她受劫的宿命。”

“那为何我赶去时什么也没有？”

“你应该最清楚我银箭的威力。”星帝尽量缓和语气，“当时云母就在几步之遥，却无法制止他的箭，因为银箭只听从你的心意。青雩仙子中箭后差点就魂飞魄散、化为乌有，是云母凝聚青雩仙子所有的血肉，拼了

天狼奇爱

命才护住她的元神，及时送她转世人间，让她的元神有个暂居的肉体。这说来是青鸾仙子自己的祸端，云母无意迁责于你，但最近转世的仙子似乎遇上麻烦了，所以云母只好拜托你了。”

“不能拒绝吗？”

星帝戳戳他的胸口，“我不信你的责任感会允许我拒绝。你若拒绝，就不是我中那个天狼了。”

“我会去的，我做下的事会自己承担。”

“这就对了！”星帝起身，大大伸个懒腰，解决了一件事，心情舒畅多了。他用力在天狼背上拍了一记，“别愁眉苦脸的，往好处想想，能放这么个大假可是难得的机会哩！而且人世间真正的绚烂之阳正等待着你，不是太完美了吗？”

你当然说得困难，被迫贬滴下凡的又不是你。天入心理嘀咕着。然而，谁教射出银箭的偏偏是自己呢？

天帝走到自己幻域门口，回头叮哼道：“对了，天机不可泄漏喔！还有，换个名，你那个名字太引人注目了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天狼背对着星帝扬扬手，没好气的回道。

☆ ☆ ☆

无末大都冬末时节。仿佛宣誓着对人间的眷恋，大雪纷飞似雨。

天 狼 奇 变

晶亮的雪白遮掩掉青石板沁的墨缘。

一抹轻盈窈窕的嫣红倩影伴着位小小的丫鬟，行色匆匆地穿过雪地。这情人是司天监邢少监的侄女邢雨纤，年方十七，长得亭亭玉玉，在大都可是大有名气的佳人喔！不过太会给男人脸色看了，所以原有些垂涎的王孙贵族纷纷知难而退，直如今这门亲事都还没订下。

一条矫健身影保持适当距离，变步变趋的跟随往后，见她们在一户人家门前停下，他也停下脚步，倚墙而立。

他可真服了她们！打从她们一出门跟到现在，少说也有三、四里路，他的跟踪可没躲躲藏藏，而是明目张胆的跟在身后，她们却浑然未觉。若他真有什么歹念，她们早被大卸八块，可能连自己怎么赴黄泉的都搞不清楚。

“小姐，这已经是最后一家了，再不行那可怎么办？”巧儿双颊冻得红通通地，绝望的表情像随时都会放声大哭似的。

“别丧气，”雨纤轻斥着，“也许林大爷会答应也说不定。快叫门。”

巧儿敲了几下门，不久有人来应门了。开门的小厮一见是雨纤，即刻堆上笑脸，“邢姑娘，请进，请进！你是来找我们家小姐的吧？”

“不是的。”雨纤歉然地回道，“我有事想拜托林大爷。”

天 狼 奇 爱

“老爷?!”小厮怔了一下，邢姑娘到府里走动过几回，都只见小姐，要找老爷还是头一回。小厮随即机灵的收起讶异，笑道：“老爷在，这边请。”

门外那倚墙的男子紧蹙着，环抱着身子，一脸不快，双眸直盯着那两个姑娘，直到她们入了门，他才调开视线。星帝那个混帐！说什么绚烂阳光，这简直是冷死人的鬼地方嘛！

觉得的可不扯他，房里雨缘听到否定的回答，一下子像掉入冰窖底。

“真的不行吗？林大爷。”雨缘真不明白，今天她问过的四、五个人一听她要请护卫，全都是这副万分为难的模样。

邢姑娘，真不巧，我最近身子骨又酸双疼，这把老骨头可无法胜任重责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！”林大爷起身，无意多谈。

雨缘不死心的追问：“是不是五十两太少？那我出一百两，无论如何请林老帮这个忙，陪我叔叔往永守府一趟。”

“邢姑娘还是请回吧！这与银两的多寡无关。若没了项上人头，再多的银两也是罔然，你说不是吗？”

她无话可说，明眸里炽热的希望全熄了。

“我明白了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你清养，我这就告辞。”

林大爷望着远去的小巧身影，无奈的摇头。不是他

天 狼 奇 爱

铁石心肠，而是昨夜才有人在他枕边留信，警告他不可接这趟买卖。能在他枕边无声无息的留信，不知是何等绝顶厉害的狠角色，他可不想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。

开门声再度响起，门外倚墙的身子立即挺直。果然！如他所预料的，雨纤脸上的失望神色正是他想见到的。

其实，他就是林老爷误认的狠角色！他知道邢府急丰找个护卫，为了混进府，他四处动了手脚，让邢雨织不得不聘他为护卫。

“怎么办？小姐。”巧儿苦笑着脸问道。她们走了一早上，她都快要累瘫了。

这阵子叔叔三番两次遭到袭击，内幕绝不单纯。而且明天要宴请叔的，是恶名在宁府少王爷，她怎能放心？叔父与蒙古贵族素无来往，却突然邀赴宴，这无异摆的是鸿门宴，她岂能让叔叔单身赴会？

好冷！握住伞柄的手快僵了。雨纤连连在手上呵了几口气，还是暖不起来。

“我们到市集找找看，或许有武功高强的江湖卖艺人暂时权充叔叔的护卫。”她只剩这个法子了。那些江湖人可能身世、来历会复杂些，但如今也顾不得这许多。

雨纤抬眼望天，白雪纷飞，让她心上又笼了上乌云。只怕这时上市集也难得寻得合适人选。

“走吧！”她口气，催着一脸不情愿的巧儿。

天狼夺爱